

新島敵鬥志低落

盟軍挺進僅遇零星抵抗

所島敵機毀一千二百架

【中央社華盛頓十八日電】新島敵機，自盟軍進攻以來，已遭毀一千二百架。盟軍在進攻中，僅遇零星抵抗。新島敵機，自盟軍進攻以來，已遭毀一千二百架。盟軍在進攻中，僅遇零星抵抗。新島敵機，自盟軍進攻以來，已遭毀一千二百架。盟軍在進攻中，僅遇零星抵抗。

美報評所島大捷

【中央社華盛頓十八日電】美報今日評論所島大捷，認為盟軍在進攻中，僅遇零星抵抗。美報今日評論所島大捷，認為盟軍在進攻中，僅遇零星抵抗。美報今日評論所島大捷，認為盟軍在進攻中，僅遇零星抵抗。

英訪華四議員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電】英訪華四議員，今日抵達中國。英訪華四議員，今日抵達中國。英訪華四議員，今日抵達中國。英訪華四議員，今日抵達中國。

讚揚中國文化

【中央社華盛頓十八日電】讚揚中國文化，今日抵達中國。讚揚中國文化，今日抵達中國。讚揚中國文化，今日抵達中國。讚揚中國文化，今日抵達中國。

社論：敬禮！我們的英勇將士

我們前方後方幾百萬的英勇將士們！我們為你們的英勇，為你們的犧牲，為你們的奮鬥，敬禮！我們為你們的英勇，為你們的犧牲，為你們的奮鬥，敬禮！我們為你們的英勇，為你們的犧牲，為你們的奮鬥，敬禮！我們為你們的英勇，為你們的犧牲，為你們的奮鬥，敬禮！

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

【河北通訊】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在血泊中鬥爭的人民。

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

【中央社昆明十八日電】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滇西敵由緬大量增援。

勞務委員會代表

【中央社華盛頓十八日電】勞務委員會代表，今日抵達中國。勞務委員會代表，今日抵達中國。勞務委員會代表，今日抵達中國。勞務委員會代表，今日抵達中國。

美報一致重視

【中央社華盛頓十八日電】美報一致重視，今日抵達中國。美報一致重視，今日抵達中國。美報一致重視，今日抵達中國。美報一致重視，今日抵達中國。

國民黨十中全會

【中央社重慶十八日電】國民黨十中全會，今日抵達中國。國民黨十中全會，今日抵達中國。國民黨十中全會，今日抵達中國。國民黨十中全會，今日抵達中國。

王勉

王先生

蘇非

王先生是「一切有禮」的人物，年紀雖已滿三十出頭了，然而却水靈靈的一個未成年的小朋儕似的。王臨便便的打發着日子。他隨手便做什麼生意，像律師，他的一事無成，年三百六十日就過得有一日難過，更何況那些難得的，只靠子，舞廳裏，俱樂部，往來往就下了一筆，或者往來下了一張支票了事，再也沒有可換的鈔票了，才一個決心往隔壁洗洗

而且過後他就更定了「凡事何必認真」的乖張原則。

那也就說開始的，一

王臨跟一羣青年，友離開了學校，隨同去，參加了一個國際軍隊（俄國軍）王先生自的辭稱，說參加戰地生國的動員，也僅僅像一時的高興而已，不

一位女隊員說起米來，恰對那位小姐又是地

西門丁，煤礦者，被一匹不平穩的牲活弄來了。可是葡萄包也從來沒有斷斷過，王先生對用心，竟被財要用心思，王先生生氣得也不着。

王先生歡喜寫書，尤其是新出的文藝之類的東西，可他自己也不太喜歡看，更少從始至末寫過一本。他認為看書是危險的事，既有在天下得不到，門心裏悶得慌的時候，才從口袋裏掏出一本什麼西風

索特列列，巴比倫，前蘇聯幾種語言，包括英語、意語、阿拉伯語和法語；題目叫做「莎士比亞戲劇中全世界著名的演員」，巴比倫，曾經漫遊在四家，幾十年來書上已有十九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場所著名的悲劇演員的介紹了。

卡波尼爾果決就授時期顯他的新著：「莎士比亞的戲劇作法」中的訓練，這記著作是他在戰爭期間完成的。

蘇聯一批莎士比亞學者，在準備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當其中「莎士比亞在蘇聯劇場上」，這部書的大概，替出了一次「莎士比亞戲劇會」的多加名加以討論。

號

十四號幫到差往看五女同志，三個是輕病人兩個比較重些；練病人當旁助者專利人。第五的X×同志不大能動，天沒有洗了；小兒們忙不過來，於是，第一、四床的同志就組織來輪流着打開水，讓每天都能洗得舒服。大隊的同志不覺起厭，大隊的打打水來，送到她床邊，一問自己吃，一

她自己並沒帶大衣，她說：「我能你高些？」床上有衣箱，大家替她驗，當着她更重的時候，小差把便盆拿出來，大家扶著，幫她洗乾淨了，她一點假心的說：「我是一個大姑娘！」又又感得眼眶紅紅；一副又「我到了三十歲，從北平跑到延安，從來沒有遇到過這許多人的好意，做了個窮鬼，大家都做了一個和尚，第四床有布，第一床把自己的襪子分一半給第二床，第二

不願過這種生活，又做幹事，照例幾天給寫幾封信，如像有人來請益校計讀書，並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大家來糾正文章中的技術，同時批評其能力。」當時第五床提議說：「我們把自己份錢換紗一程，我會給織一件，依第三床說：『我會織一件』，第三床說：『我會織一件』，以後再說吧！沒有精神，可以現在說，我現在不會（指全）

的附帶條件，我，這小子，自己這這一番解釋後，就心平理順的把這件事情息了。

離開那個隊的時候，王先生的家務早已淹沒了。用充了家務的這層假面，王先生利達進了重慶，生活還得靠王先生當小公務員，不願當的一名小公務員，這樣混了兩三個月，一次在馬場壩上遇到了一個舊的時髦老嫗，王先生限他借了點錢，開起了一爿小店來，生意並沒好的，可是王先生並沒頂着錢，而且還虧了點本。

王先生是隨便慣了的，在船上他從不解計數，凡是熟識的人跑過來來，王先生總不好意思收帳，本就是這樣虧了的。

王先生到對自己的生活從來不介意，他相信他的窮人之路，自從把小食

麼好吃的東西的時候，才埋怨一餐一餐冷淡，這補理想也一樣，心裏翻一下底定了。

王先生長子才，導請話，尤其當着自己的行旅我難得，比早是王先生老長壽那時候躺在床上，到個呢喃才爬起來，他說這是年青人必有的養神，自己用的水從來不倒掉，同房的朋友笑問他的特點，他總要道氣壯說，這是為了便利大家好洗一盆，早自一盆，就家好洗一盆。

全俄戲劇協會
主辦「莎士比亞朗讀會」

倫敦戲劇協會定期舉行的「莎士比亞朗讀會」，討論關於科學家朗讀莎士比亞的新研究，這次的節目，特別以擴充，包括由 術界的學者發議關於英國其他若干古典作品的報告。

下次的「朗讀會」專門關於史勃和他們的劇本「西荊女怨」，郭在聲聲以此為歡迎的，並

沒有好什麼，看書的習慣，不吊而劍高，好什麼，有機會就讀些英國詩人的草稿，一「可是這機會永永遠遠有幾幾，而王先生的也永遠讀得大整吊而則當。

郭聲謙，王先生被朋友們所激發，也談到對中心感著，成爲「大談談味」的，可是王先生不，大家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堅守自己內生生活，照老樣子打發那一個日子。

王先生正是這樣一個怪有怪人物。

[illegible]

的屋在，探得有一帶少女中不中的酒兒的迷人的臉孔。另一位有地位有勢力的大人物，爲了想佔有這個漂亮的人家，竟給了一個狐狼子的賭名，把王先生牽了進來。腰肢敲打了舞輪，時起處，腰肢敲打了舞輪。

折二個男娃王先生從笨牛里滾跌出來已經睡在那位大人物的懷抱中，雙翅到一個山清水秀天下的美麗的城邑地方去了。

對於這，王先生覺得一點也沒有，「那算得什麼呢？他有錢有勢自之類的來談話消遣。」他回齊說又翻看報紙的時候，把做落，看見紙上時常，就說：「君計則何害？」花蘭訪訊不滿，入肉必把自己弄得不滿，那樣刻薄！」可是這不妨礙他買書的興趣。他認爲買賣利和有益是兩事，人並不一定需要讀書！王就著一本，放在那裏要人不看也是好的。

王先生不覺發覺，已是却愛吃，荷包裏裝幾個吃幾個，從來不曾過飽過打緊，吃完了朋友，祇打在沒有吃飽的朋友到錢

「凡事何必甚！」王先生是不會過分驚慌的。日平得穩穩當當的和他在一個鄉是有成笑笑的，那時天快變黑了，他還問周太太夢嗎？留你下來，生病了，請在床上下藥死了，但願能見你去求醫治了，勉強不見理在人上；他會說：「一個人的心或者被惡法自然的，沒有什麼可將這沒干什可惡的。」

王先生是很像狐狸的，他不但不覺得什麼人至於自己已經得什麼好處，那麼不是出於大心

不掩飾缺點

風石

生長在我們老大的中國社會裏，大半一定都經過這樣一句話是前清談話之說的話：「家醜不可外揚」。其實不僅大家都聽見過，而且，我在目前中國社會裏，與有過一大部份大大小小的私事，就是因為自己的或不自覺的受着這句話的影響，而常常以『掩飾』不過起見自己的羞恥，因為這『掩飾』，就是『掩飾』。

我的好友在作人際間的道理時，曾有一種形式的獎金主張，『誰下手快還便是我』，我已『服輸』，友人笑稱『你從實』方面，『他們已經得了許多東西，譬如：『君日三省吾身』，『曾子聞警則叩拜』，『然無過』，那人就得了許多東西，譬如：『君的一言可勿再改』之類。常有這些話，明白的好友告訴了，這些人是人，不是神要有的問題，倒在自己要能經常反省檢討，想好了自己這通詞之後，更要不怕他人的批評，更何況會有人去挑逗這犯不着的『道理』呢？這是一個真理，可是什麼可以替換放掉，在這社會上，去流行這犯不着的一種偽人道理，這就是捨命來裝飾自己的缺點。

美其名曰『家醜不可外揚』，當作一種『掩飾』，這自然原不該多去丟名譽發見名的自己，但因此，也不斷加以描寫。這種漸漸發展下去，必將會看到看見自己有『掩飾』一因，因此，也不會常失去自我反省；且當人家指出你的缺點的時候，也決不會『一笑了之』即像『避重就輕』的決決之辭，而不反躬自照，一定就是『自相矛盾』了。

[illegible]

娃娃兵

一用用鋼錘他們不避。的起來，結果就叫做起米了。打發巴拿，才忍痛的止住丁哭叫。

自從敵人實施了四次「強化治安運動」以來，到處是清光毒殺地主的政策，最慘的是在華北，我們東北，還是在督辦我們的王力，摧殘我貧苦的政權等。另外，敵軍共有一萬多漢奸和偽滿洲人，佔據長春、瀋陽、錦州、一姓姓兵一的性質，在冀東海濱中，並強佔他山嶺，和在泰順縣的一支土匪，好在大舉掃蕩時的主力軍，個個實是匪類的話；我同胞們實在命同死家。別的地方不說，以遼寧（易國西區）的

一處敵人來說：在二十五號上，一共是四十八路小部隊，被遺留下六兩守備堡和和軍火話語的，但到二十七號回去的時候，只剩下二號了！

戰場上的「娃娃兵」，其性格陷落的精神是很低，他們那樣輕而易舉的被俘了，是非常可憐而又可笑的。五月十號前，昇安和合平山的四百多人，又合平山的一份份，在江里附近，和敵人開了一仗，在山頭擊斃了兩條的兵，有失去的一姓姓兵，被擄去的民衆和說，日本軍官利用刺刀和槍桿，把這班官兵拖上去的，丟了好幾條子，使不死的，求

于臥在地一點不吃的，只是發抖。在日本軍官的逼迫下，得到我們四次的時候，終於在敵人的手裡，這些小的變成一個個小兵的屍體。一個個的順着山被擄下去了！

在敵人壓迫的路上，在因糧，敵人放於我們去了包圍之中，前後失去了三隻，失失了指揮。黑龍江早已是坦克車進之天下，其餘的指揮官也通通逃了，這時指揮官領得很少，步兵更是不堪想像，而騎兵更趨兩個團兵小隊長，連個從大校，後來開來了一個少將，七十多輛輕重炮，還有七十多挺機關槍，也有七八挺的砲上，壓力的，但也沒有積存，有些壞的，一些尚能存和三十三

我們也聽得見，幾隻鳥兒的啼聲；我從小可以辨出哪是雀子，哪是燕子的聲音。

黃昏了，當我們的部隊回到原防的時候，在北平人最大的憤慨裏，有人在舉行火葬了！門在一個個合蓋，在街邊上在許洛瑞和許奎東家下來發覺，那時候北平下着娃娃兵們，橫躺在地上，都發瘋似地，一言不發的，有的就倒在那裏，有的就倒在地上，他們不能看到被火焚有多少？然而，他們從自己的行列裏，從危險的陣中知道了死的都是誰。說不知道這天殺的命令，豈不是自己項上的危險嗎！

但生離還是不能動，五折則顯露，每天一定時的時候，有一定的閑談和作事，開水吃手巾，甚至開水吃紅紙都差不多。紅口，第三床被紅紙口，還有煤球，羅乾乾，吃多少報名。

「大家吃一個！」我吃三個，「大家吃三個」的吃三，我就把紅紙放在衣裏，洗了臉，洗了衣服，又去買菜，二角五分，使我回家裏沒有錢了。如果大家有臨時沒有錢，大家就買些吃的東西，輕輕的，輕輕的好像，油膩的，肉類的，點心，不快活，大張的紙張，扶扶扶，安穩睡，每天早晨，第一才，起床，大便步，第二，五床，甚

（未完）

[illegible]